



# 萧红的虹

萧红传

世界待我如草芥，我要绽放如玫瑰

对萧红在天之灵的遥遥致敬  
你读了一定会落泪的才女传奇  
令人唏嘘又痛彻心扉的爱情与人生

本书弥补了以往传记的未及之处，  
如实客观又充满同情地记录了萧红颠沛流离而又哀婉隽永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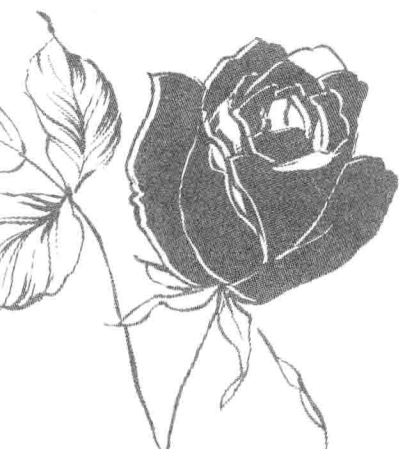
影评人  
清华才女  
宛因作品

中国华侨出版社



# 萧红的虹

萧红传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萧红的虹：萧红传 / 宛因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113-4935-4

I. ①萧… II. ①宛… III. ①萧红(1911~1942)-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227265 号

**萧红的虹：萧红传**

---

著 者 / 宛 因

责任编辑 / 文 蕾

责任校对 / 志 刚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17 字数/211 千字

印 刷 /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4935-4

定 价 / 32.00 元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 推荐序

### 天涯孤女有谁怜

十年前，在读完了萧红所有的作品后，我就再也没有重读过一个字。因为，萧红的文字处处美不胜收，处处凄婉多姿，而这背后，却是一个贫弱女子天涯孤舟般地漂泊在悲凉命运的惊涛骇浪中，从未得到她终生追求的安稳与休憩，文字背后的血泪令人不忍卒读，稍一思之，便不免悲从中来，惨然泪下。

从少年时代起，萧红就从未得到过父母的关爱，家族的冷漠和父权的威严，令年幼的萧红惶惶不可终日，只有慈祥和蔼的祖父在那座绚丽多彩的后园里为她灰暗的童年点燃了短暂的欢声笑语。儿时的萧红大概无法预料到，二十年后被写入《呼兰河传》的那个她曾经终日玩耍、无限眷恋的后花园，和她一生中最为敬重的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永远充满了趣味与生气的两座精神花园，滋养着后世无尽的追随者和文学爱好者。然而，成年之后，萧红

再也不曾体会过儿时无忧无虑的欢乐。接受了新思想、渴望自由的萧红，在与未婚夫汪恩甲离家叛逃的路上，遭受遗弃；后与当时已经成名的作家三郎（萧军）结合，仍然好景不长，仅仅六年，二人的感情即宣告终结；此后，萧红与端木蕻良结为夫妇，却是作为一个一无所有的女人的她，用柔弱的肩膀撑起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然而，凶残的命运似乎故意要夺走她顺风顺水的日子。1942年1月22日，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长期遭受着疾病侵袭和战乱动荡的萧红，怀着对世人的无限眷恋和对文学的深切渴望，永久地合上了她那双充满童真而又忧愁的眼睛，离开了这个带给她痛苦悲伤远远多于欢乐喜悦的纷扰而残暴的世界，年仅三十一岁。

掐指算来，萧红去世至今竟已七十二载。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捧起她为数不多的传世之作，依然能从中看到悲伤的北中国，愁苦的人们在贫瘠生活下的挣扎与热切，作者对美好家乡的无限眷恋以及充满悲悯亦是自伤自怜的目光。而这些真挚的感情，依然在一代又一代的人类历史中上演，也就依然有着作为文学作品的顽强的生命力。

我与作者宛因的相识，是源于她的一篇关于苏青及其《结婚十年》的文章，彼时便被她敏锐的文学感受与委婉清丽的笔风所惊艳。如今，宛因能够写作这本书，为另一位天才女作家著书立传，作为朋友，我感到异常欣喜，拿到书稿，急不可耐的用了两个晚上读完。然后，又读了一遍。和此前阅读过的几个不同版本的萧红传记相比较，可以看到，宛因的作品在很多地方弥补了以往传记的未及之处，如实客观而又充满同情的记录了一代才女颠沛流离而又无枝可依的一生。作者在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的前提下，细致地描绘了居无定所的萧红如何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接二连三遭遇着遇人不淑的境况之后，躲在残破的小屋里，依然孜孜不倦地、一笔一划叙写着她挚爱的人与土地。本书是对萧红在天之灵的遥遥致敬，亦是为所有钟爱萧红作品的

读者打开了一扇走进她凄丽人生的大门。

萧红曾说过一句痛彻肺腑的话：“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性格敏弱、感情纤细的萧红，终身都在寻找一个可以让她依靠的坚实臂膀，而自私自利的汪恩甲、大男子主义的萧军和少爷秉性的端木蕻良，却从未给过她一个安稳的“家”。这似乎是某种宿命般的悲凉喻示：她注定一生不能有家。在读到萧红孤立无援的陷于旅馆，遭受着旅馆老板要将她卖到窑子里的威胁时，我心痛不已；当救她于水火、热爱着她的灵魂的萧军，最终在情感上朝三暮四直至发展到对萧红拳脚相加，最终二人渐行渐远乃至分道扬镳时，对这个要求不多、只求一份专一与稳定的弱女子的境遇，我感同身受；在她沉疴难起、陷入孤绝之境时，念念不忘鲁迅先生慈祥的关爱，于弥留之际勉力写下那行“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作为深爱她的读者，我心碎难当。我相信作者宛因，亦是在深夜孤灯之下，钻进故纸堆，饱含深情的一页页翻阅着浩如烟海的资料，一行一行重新拼凑和梳理着萧红三十一年短暂的心路历程和坎坷遭遇，用细致哀婉的笔致，为我们完整的呈现出萧红命运多舛的一生，让热爱萧红及其作品的读者，穿越近百年的历史，慢慢步入萧红的内心世界，重新回到那个岁月动荡的年代，与这位柔弱而又坚强、终身都在用全部的善良与悲悯追逐着爱的奇女子，共同走完她短暂而又奇绝的一生。

董 征

# 目录

## C O N T E N T S



- 推荐序：天涯孤女有谁怜 \ 001
- 一、呼兰河畔的童年 \ 001
- 二、最初的抗争 \ 008
- 三、娜拉出走以后 \ 014
- 四、“娜拉”的第二次出走 \ 019
- 五、花褪残红青杏小 \ 023
- 六、姑娘啊，春天到了 \ 028
- 七、闪电之恋，倾城之恋 \ 033
- 八、只是江头暂寄槎 \ 038
- 九、松花江畔饥寒日 \ 043
- 十、朝来犹傍并头枝 \ 051
- 十一、云影天光碧海滨 \ 059

- 十二、拉都路上几春宵 \ 065
- 十三、上海滩头共命行 \ 073
- 十四、苦杯 \ 082
- 十五、两只刺猬 \ 090
- 十六、海外的悲悼 \ 098
- 十七、沙粒 \ 104
- 十八、两地书 \ 112
- 十九、伯劳东去燕西飞 \ 118
- 二十、恨不相逢未嫁时 \ 127
- 二十一、缘结缘分两自明 \ 139
- 二十二、烟波江上使人愁 \ 148
- 二十三、蜀道难 \ 155
- 二十四、昔我往矣 \ 162
- 二十五、小世界 \ 168



二十六、悄悄地，我走了 \	176
二十七、最后的辉煌 \	183
二十八、忍教春泥溅落花 \	190
二十九、香岛云山梦已空 \	198
三十、十里山花寂寞红 \	206
附录 1：萧红作品表 \	212
附录 2：萧红年表 \	238
后记 \	255

## 呼兰河畔的童年 ①

100多年前的呼兰，是松花江北岸一座并不繁华的小城。城中只有两条大街，一条自南向北，一条从东到西。松花江的支流呼兰河绕城而过，小城由是得名。

1911年的端午，萧红出生在呼兰河畔的一个乡绅之家。那一年，南方革命军的枪声震天动地，却似乎并未惊醒这个远在中国东北角的小城。呼兰河依旧悠悠流淌，小城的日子依旧宁静、保守而荒芜。

萧红本名张乃莹。张家的祖上从山东经过闯关东来到东北，经过一番艰辛，创下了殷实的家业。第四代张维祯继承了呼兰的部分土地和房产，于是带领全家迁到呼兰。由于年过半百而膝下无子，张维祯遂在族中选定堂侄张廷举作为继子。12岁的张廷举过继到呼兰后继续求学，从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毕业，日后成为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

1909年，张廷举与同是出自乡绅之家的姜玉兰成婚。两年过后，他们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取名乃莹。这个女孩就是日后的女作家萧红。

萧红的童年在呼兰度过，虽然生活在父母身边，但得自父母的眷爱却很

有限。5岁那年，胞弟张秀珂出生，从此母亲便很少顾得上她。至于父亲张廷举，是个形容严峻，不苟言笑的男人，对她始终疏远。在幼小的萧红眼里，他总是斜视着自己，威严而高傲，每当从他身边经过，萧红就觉得自己的身上像生了针刺一样。

在一篇自传性的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中，萧红直言不讳地写道：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同样地吝啬而又疏远，甚至于无情。

8岁那年，萧红的生母姜玉兰去世，自此父亲的脾气愈发暴躁，甚至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地步。

3个月后，父亲娶回了继母梁亚兰，那时，萧红和弟弟为母亲志哀而缝在鞋面上的白布还未撕去。

在这样的环境里，萧红能得到的唯一温暖来自祖父张维祯。祖父身材高大，喜欢拿着手杖，嘴里含着旱烟管，眼里总是溢满盈盈笑意，亲切而和蔼。萧红回忆道：

等我生下来了，第一个给了祖父无限的欢喜，等我长大了，祖父非常地爱我，使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虽然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和祖母的用针刺我的手指的这些事，都觉得算不了什么。

性情温厚，待人宽容而善良的祖父，一举一动都给萧红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让她懂得，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祖父亦给了萧红文学的启蒙，在她心中播下了美的种子。在《呼兰河传》中，萧红记下了自己幼年跟随祖父学诗的片段：

早晨念诗，晚上念诗，半夜醒了也是念诗。念了一阵，念困了再睡去。

祖父教我的有《千家诗》，并没有课本，全凭口头传诵，祖父念一句，我就念一句。

祖父说：

“少小离家老大回……”

我也说：

“少小离家老大回……”

都是些什么字，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只觉得念起来那声音很好听。所以很高兴地跟着喊。我喊的声音，比祖父的声音更大。

我一念起诗来，我家的五间房都可以听见，祖父怕我喊坏了喉咙，常常警告着我说：

“房盖被你抬走了。”

听了这笑话，我略微笑了一会工夫，过不了多久，就又喊起来了。

夜里也是照样地喊，母亲吓唬我，说再喊她要打我。

祖父也说：

“没有你这样念诗的，你这不叫念诗，你这叫乱叫。”

但我觉得这乱叫的习惯不能改，若不让我叫，我念它干什么。每当祖父教我一个新诗，一开头我若听了不好听，我就说：

“不学这个。”

祖父于是就换一个，换一个不好，我还是不要。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这一首诗，我很喜欢，我一念到第二句，“处处闻啼鸟”那处处两字，我就高兴起来了。觉得这首诗，实在是好，真好听“处处”该多好听。

还有一首我更喜欢的：

“重重叠叠上楼台，几度呼童扫不开。

刚被太阳收拾去，又为明月送将来。”

就这“几度呼童扫不开”，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就念成西沥忽通扫不开。

越念越觉得好听，越念越有趣味。

……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这首诗本来我也很喜欢的，黄梨是很好吃的。经祖父这一讲，说是两个鸟，于是不喜欢了。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这首诗祖父讲了我也不明白，但是我喜欢这首。因为其中有桃花。桃树一开了花不就结桃吗？桃子不是好吃吗？

所以每念完这首诗，我就接着问祖父：

“今年咱们的樱桃树开不开花？”

在萧红的笔下，父亲是一个暴君，母亲也仅仅只是一个不爱她的母亲，但是只要提到祖父，她的笔调就立刻变得温情、柔软。祖父不仅给了她唯一的宠溺和疼爱，亦给了她一所后园。每当被祖母责骂，萧红就会拉着祖父的手往屋外走，边走边说：“我们后园里去吧。”

祖父的后园里，有樱桃、李子和大榆树，有如火般热烈绽放的玫瑰，还有各种不知名的草种吐出一串一串的花穗。幼小的萧红在这里捉蝴蝶、追蜻蜓，观看蜜蜂采花粉，跟着祖父铲地、拔草、栽花，学着分辨各种植物。困了，就找个阴凉的地方，把草帽盖在脸上，闭上眼睛就睡着了，醒了就再跑，再玩。玩腻了，就去和祖父乱闹一阵，或是在祖父的大草帽上偷偷插上一圈玫瑰花，或是抢过祖父浇水的水瓢，把水往天上扬，喊着：“下雨了！下雨了！”……

后园向萧红敞开了另一个世界，这里没有威压和欺凌，没有势利和冷漠，只有高远的天，洁白的云，明亮的太阳和自由自在的花草树木。淳美的自然将萧红孕育成一个敏感多思的少女，她率真、任性、无拘无束，她将用一生的时间去追寻爱与自由，这两件源自祖父与后园的最宝贵的东西。

一年又一年，伴随着祖父和后园的春夏秋冬让荒芜的岁月变得明媚起来。

曾经祖父给萧红讲诗，讲到“少小离家老大回”时，萧红问祖父：“我也要离家的吗？等我胡子白了回来，爷爷你也不认识我了吗？”祖父一听就笑了：“等你老了还有爷爷吗？”看到萧红不开心了，祖父便赶忙搂着她说：“你不离家的，你哪里能够离家呢……”

萧红害怕离开祖父。

她深深记得，每当父亲打了她的时候，她就来到祖父的房里——从黄昏到深夜，看窗外的白雪，如棉絮一样飘着，而暖炉上的水壶盖，则像伴奏的乐器一样振动。

她亦深深记得，祖父常常把布满皱纹的手放在她肩上，而后又抚摸着她的头，温和地说：“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

直到有一天，萧红真的长大了。

后园里的玫瑰依旧花开满树，但祖父不在后园里，他被装进了一个黑黢黢大箱子，一声不响地走了。

那是1929年6月7日，萧红躺在后园的玫瑰树下，园中依旧飞着蜜蜂和蝴蝶，绿草依旧散发着清馨的气息，一切都还是十年前的样子。十年前，母亲去世了，她仍在园中扑蝴蝶；十年后，祖父去世了，她却一直哭着，用祖父的酒杯饮了酒。——人间的温暖和爱仿佛都被带走了，她的心像被丝线扎住了一样痛。

躺在玫瑰树下的萧红在心中暗暗发下誓愿：

以后我必须不要家，到广大的人群中去……

可是，她颤抖了，人群中，还会有人像祖父一样疼她吗？

祖父去世了，后园的花儿也谢了，萧红最终离开了家。然而只有“少小

离家”，却没有“老大回”。

童年里，那些虽然缺少父母的爱却不失为无忧无虑的日子，再也不复返了。



## 一 最初的抗争

1920年秋季，呼兰的两所小学开设了女生部，首次招收女学生。这一年萧红9岁，进入了龙王庙小学女生部就读一年级，从此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求知生涯。

小学时代的萧红已然表现出了记忆力好、聪明灵活等优点。她学习勤奋，成绩优异，作文尤其写得好，在文学方面的天赋与才华已然小荷初露。

高小毕业后，萧红希望继续念中学，却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整天都对萧红沉着脸的张廷举，这次也冷冷地说：“上什么中学？上中学在家里上吧！”

张廷举不让萧红上中学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新文化、新思想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更加广泛，身在教育界的张廷举不会不知道中学学堂里的风气，那些学生以追求个性解放为名，自由恋爱，不服管束，动辄还要从“旧家庭”出走，这些都是张廷举所无法容忍的。他当然不希望萧红被这些不良习气“教坏”，干出荒唐事来，败坏张家的声誉。